

现代作家施蛰存教授已经年逾 80，依然笔耕不辍。他自谓一生开了四扇窗子：东窗创作，30 年代写的小说被文学史家誉为新感觉派小说；西窗指翻译西欧文学论著；北窗是金石，有《北山集古录》学术著作；南窗是古典文学，有《唐诗百话》、《词学名词解释》等。近年出版的《文艺百话》是他几十年写的文艺随笔结集。该书收《关于潮州唱本的通信》是一篇研究潮州民间文学的文章。因为《文艺百话》印数只有 1000 册，读者不容易见到，全文抄录以供留心地方俗文学者参考。

施蛰存、薛汕 关于潮州歌册的通信

薛汕同志：

近来我和一个潮州青年通信，谈到潮州唱本，才知道潮州人称“歌册”。这个名词，似乎赵景深和谭正璧都不知道，谭正璧只说是“潮州歌”，而且她似乎以为也是木鱼书。

潮州青年把你的《潮州歌册选集序》寄给我，才知道你已从事“歌册”的保存工作。因此，使我写此信给你。

1955 年，上海到了一大批潮州歌册，我和谭、赵二氏都买了不少。我买了 140 种，1956 年转给华东师大图书馆，大约至今还在。我留下了一个油印本目录，可惜其中也没有《苏六娘》。

关于“歌册”的讲唱情况以及有关各种名词，我最近也知道了一些，我希望你选集中要附一个有关“歌册”俗唱情况的记录。不单是“歌册”之本，例如有“卷歌”与“半卷”之别，还有所谓“全歌”，是什么意思？

我不赞成你的改写法，我主张保存原来方言及俗字，另加注释。

随便想到，写了此信，天气奇热，不能多述，便问好。

施蛰存

1988. 7. 18

施老：

你来信谈到“潮州歌册”。《序》早发表，但“选”稿还在出版社的柜子里。“歌册”在潮州，人人均懂，已成曲种的专称。但谭老改用“潮州歌”，这点，我在1985年出版的《书曲散记》一书已作说明，我仍用“歌册”。奇怪的是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戏曲曲艺》卷，我曾参与其事，也审过“词条”，原作“歌”改为“歌册”，统统被取消，既不调查研究又不听深知这方面的人的意见，可悲之至。

您说1955年购到大批“潮州歌册”，此事很有趣。那时我在北京市图书馆，南下访书，见还有一屋子的木刻版，乃建议老板印刷，我愿负责代订销三份。这样，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市图书馆都得全份，我自己一份。老板乘此多印了一些，在各地自行推销。这件事做得不坏，十年浩劫，木刻板全烧毁，现在潮州倒找不到全份，好在外地都有，没有绝迹。

我对潮州歌册的整理，方言除注释外，可以用普通话代替的字或词，只作个别改动，其余照旧。您提到的“卷歌”，指“一部之歌”，“半卷”指“半部之歌”，如上、中、下卷，仅有其一，

就叫“半卷”；“全歌”指“全部之歌”。至于《苏六娘》，是一部好歌册，有些上年纪的还会背唱其中片断；戏曲已有剧本，但唱本一直搜集不到，恐怕只有登广告才济事了。

谢谢您

薛 汕

1988. 8. 1 北京

编者按：施老信中提到的赵景深、谭正璧，都是现代小说戏曲研究专家。1975年在潮州西山溪排涝工程中发现明墓，出土了南戏《刘希泌金钗记》写本，消息在1980年《羊城晚报》披露以后，赵景深教授虽未目验这个钞本，凭其学术造诣即在《文学遗产》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文章，谭正璧先生早在1982年便撰有《潮州歌叙录》。如今，赵、谭、薛三先生均已作古，海内收集、研究潮州歌册的学者，看来只剩施老等为数不多的人了，因此，这两封通信更显出其珍贵的价值。